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南

塘

洪
放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南塘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塘/洪放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7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许辉主编)

ISBN 978-7-81093-997-3

I. 南… II. 洪…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1769 号

南 塘

洪 放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总印张	191.5(本册 12.75 印张)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总字数	3235 千字(本册 235 千字)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81093-997-3

定价:570.00 元(全 15 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庄保斌

名誉主任 杨 屹

副 主 任 吴 雪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枫 庄保斌 许 辉

吴 雪 季 宇

主 编 许 辉

我们对文学新皖军充满期待

许 辉

2007年8月，安徽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作家协会顺利进行了换届。新的省作协领导班子产生后，即按照省委、省委宣传部发展和谐文化、打造文学精品、重振文学皖军雄风，再创安徽文学辉煌的指示精神，在省文联党组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构思了一些发展安徽文学事业的大举措、好项目，签约作家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安徽文学院和安徽省作家协会，于2007年10月25日启动了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工作，应聘作家报名的热烈程度，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至12月5日报名截止，我们共收到报名应聘作家的材料74份，其中小说作家29人，散文随笔作家15人，诗歌作家14人，理论批评作家6人，少儿文学作家5人，80后青春文学作家4人，其他文体作家1人。

我们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的技术审核委员会和由13名委员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对报名作家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读，并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和两轮投票，从中遴选出了21名优秀的签约作家。

在这21名签约作家中，小说作家9名，特邀小说作家1名，散文随笔作家两名，诗人3名，散文诗作家1名，纪实文学作家1名，少儿文学作家两名，理论批评作家1名，80后青春文学作家1名，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中关于签约作家构成的要求。

年龄方面，年龄最大的签约作家出生于1962年，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84年，21名签约作家的平均年龄不到38岁；40岁以下的签约作家共15名，占签约作家总数的71%，均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的要求。

性别方面，“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未做规定，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选项，但在以创作实绩为前提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5位女性为签约作家，这既是我省中青年作家参与文学创作的某种现状，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期待，同时，这还有可能改变我省文学界参加全国性的文学盛会欠缺女性作家的非正面形象。

文学姿态方面，这批签约作家中，既有追求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也有更多地接受了新文艺思潮的作家，既有人坚守土地原则，也有80后对独特家庭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探讨，本届签约作家呈现出了比较多样和开放的结构。

宏观地看，这21位签约作家年龄轻，起点高，视野比较开阔，他们有比较

充足的生活积累、有较好的文学、文化学养，有些作家已经初步在中国文坛站住了脚跟。我们对本届签约作家的创作能力有信心，也有理由期待他们成长为安徽文坛的生力军！

对整个招聘过程进行总结，我们觉得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我们的感受，那就是：“安徽文坛基础好，安徽作家队伍厚；我们对安徽文学充满了期待！”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遗憾。

虽然我们努力地希望扩大签约作家的招聘名额，但限于经费的困囿，我们还是有很多无奈的遗憾：整个拔优选萃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不断忍痛割爱的过程，一些优秀的青年作家、特别是散文随笔作家、诗人，由于我们名额有限和文体结构的原因而未能入选，但他们的文学努力和创作成绩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签约一年半以来，各位签约作家辛勤、辛苦、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使我们的签约作家工作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甜美、丰硕的果实。全体签约作家均按时完成或超额完成“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规定的创作任务，他们在全国各重点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占据了2008年安徽作家在全国重点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创作成为安徽文学创作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丰硕的成果，不仅仅是签约作家个人的荣誉，也使签约作家的主管单位——省文联、安徽文学院、省作家协会，品尝到了收获后的快乐、期待后的满足。谢谢各位签约作家！

现在，经过我们积极努力，“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签字付梓了。这既是各位签约作家对自身文学创作的一个检视、一份总结，也是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工作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还是安徽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收获！

推动签约作家攀登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文学高峰，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我们将会继续最大化地使用我们所有的服务资源，倾心、全力地为签约作家，为全省的作家作者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我们也会继续放眼文学的原野，去寻找那些已然生机勃勃、但还未能笑傲蓝天的文学新生命。

但我们的服务代替不了作家的创作。

希望签约作家们潜心寻找自己的文学命运之路，知难而进，勇往直前！

2009年6月5日于合肥

（作者为安徽省文学艺术院常务副院长、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活动项目负责人）

目 录

第一辑 苍 茫 1

穿越山谷 1

纪念落日 3

漠原,生命的痕迹 5

星空(选章) 7

等待,生命的契机 9

钥匙,门与夜 11

诗酒年华 14

黑暗中的花朵 16

风烛人生 21

风吹 23

花开 25

在泪水中重走祁连 26

西部:怀念与倾诉 28

明月,星光和大地 34

经过 38

雷雨从高处走过 41

地铁深处的秘密 43

白日梦中的草原 45

第二辑 秋 风 47

南塘(一) 47

南塘(二)	52
清香桐城	59
烟雨徽州	66
浮现	72
呈现与消隐:内心里的城市	79
语词中的春天	86
在语词中行走	89
白雪覆盖村庄	99
沉进雨的深处	110
糖,下午的时光	116
房子、花朵与河流	120
三棵树	123
在冬天了望一座山峦	125
苦雨小品	127
龙眠山水小品(节选)	130
总是在秋天——献祭我的老师陈所巨先生	133
澄明(散文诗组章)	137
第三辑 另 外	140
小桥·流水·人家	140
石语·鸟语·人语	142
笔记选章	145
老街夜晚的怀旧	147
不朽	149
掸一身灰,且吃茶去	151
清水(二题)	153

朴素的生活,简单的幸福	154
秋风大地(散文组诗)	156
星星般的初雪	160
一个人的歌唱	162
一秒钟的遥远	164
在每一扇门前,轻些,再轻些	166
走着,走着,人就不见了	168
雨后,深山小寺品茶	170
满园青草	172
看红叶	174
和一朵花一道经过黄昏	176
生命的谛听	178
禅湖三枝	180
乱翻书	184
后 记	193

第一辑 苍 茫

穿 越 山 谷

一片片大的投影在两边的山峦上散布，长途汽车融进了这投影之中。我顿时感到一种寒气，虽然这车窗外就是七月高远的漠原天空。没有飞鸟，两边的山石向中间伸展，在公路之上形成危峻的高岩。所有的风尘这时都重新泛起，我回头看见在山口边上那一排排精巧的牧民帐篷，像阴郁的花朵一般点缀着。一种生存的艰辛、跋涉的无奈强烈地遏止着我，使我在这一巨大的投影中，做着拒绝走向深渊的努力。我想喊，可是没有声音，我被吞没了，在这一瞬间，我失去了自我。

七月南方如水，我无以回答我离开它漂泊这西部的缘由。似乎是冥冥中的感召，或者是春天奔突的血液所给予的无以更改的许诺。我来了，三千里风尘，在敦煌的目光中被悄然洗净了，可是我仍然无法全部地接受这千里大漠的苍凉。我柔弱的心灵被沉重挤压着。尤其在这两山入口处，冰凉的书页无声而不可逆转地合上了我，我问同车的旅人，他们漠然的神情让我失望不已。其实，除了自己，谁能给人以真正的答案？投影越来越大，两山耸峙中的天空，已被切割得异常狭窄。阳光仅仅照在山顶上，那么远那么的难以企求。

很多年后，坐在西山的雨季里，我突然看见这投影覆盖过来。我仿佛觉得自己被揉成了一颗小小的沙砾，在投影中痛苦地抗争着。确实，汽车两旁的山谷，压着这缓慢蠕动的车和人。我听见有一种奇异的声响，透过山谷传来。是呼唤吗？还是古老而神秘的箴言？我想起在漠原上，西部牧人曾告诉我：莫测的行旅中，到处都藏着生命坚实的契机。这也是吗？许多年后，我在西山回想它，也算是吗？

这山谷如此的漫长，长得像一页历史。汽车在其中穿行，我把手伸出窗外。突然，一缕谷中的风透过我的手指，那刻骨的沁凉一直钻进我的心上。车上有位西北土著开始用低缓的嗓子，述说这谷中曾经流传的种种故事。包括千里而来陷入谷中的歌者，包括在这谷中永远行走却走不出谷口的女巫，还有流血的战争与坟墓，它们就像正在发生着的一般，在车窗外的投影中晃动。我看见那歌者了，像我又像其他一切人。他忧伤的眼睛，正以最后的光芒洞穿投影。我仿佛听见他的歌声了，质朴、原始、深沉又慷慨、幽凉。

一匹马，一匹漠原上罕见的枣红马，在谷中奔跑。我看见它在巨大的投影中，扬起不绝的灰尘。它跑了多少年了？它的背上骑着的是那尸骨无存的将军么？不，我宁愿相信它是自由的。自由地在这谷中冲突，以生命最根本的热望作注。然而，我又看见它的四周正竖起无数根牢固的栅栏，那女巫正在栅栏边徘徊，正在谷中的山腰上徘徊。贫瘠的岩石缝里，瘦小的野花开放惨淡，却在不意的决绝中，绽露着生存的执著。我在哪儿？我是那匹马还是那个女巫？或者我就是那野花，在这巨大的山谷投影中，做着人类千万年来持续不已的超越。

今天，我站在城市的阳光之中，一种无与伦比的亲切与珍惜油然而生。我写作和生活着，尽着自己微薄的力量。我时时感到心灵深处的寒冷，好像回到了山谷之中。汽车在其中几近消失。在谷壁上，阴影中有一组组壁画。素朴和无以理解的画面，好像是千万年前又像就是现在。死亡充满着它，我浅狭的心灵在它面前震颤着。谁还能责怪那些死去的英雄？一代代的苦难与风流，已经辉煌着无数的史册。虽然最终它必将黯淡，可是置身投影的人类，如何才能摆脱它？我在谷中思索着，在巨大的投影中，赤裸着心。

山谷终于到了出口，汽车像野马般冲了出来。阳光立刻射进车窗，我流泪了。回首，山谷的巨大投影已甩在身后，然而它真的就已永远消失了么？后来的旅行者还会走进它，而且，将来的路上，还会有无数的山谷无数的投影。我裹着一路风尘的心又激动起来，我想唱，但我终于没有开口。因为我看见在金黄的阳光中，另一片人类穿越千年的山谷又已展开。别无选择，我必须走进去。自从离开南方踏上这西部大地，我第一次在灵魂深处，镌刻下了阳光、山谷和我将以终生穿越的投影。

纪念落日

地平线越来越近，一轮硕大的落日，宁静地照耀着千里广漠。没有一只鸟、一点人声，我就站在这无限遥远的辉煌里。背后是一蓬灰绿的骆驼刺，面前是渐趋神秘的敦煌鸣沙山。心灵的门豁然开，所有的苦难、风流、旅思、瞻望，都在这落日的瞬间沉淀。我知道我已无力于我，仿佛这并不灼人的落日余晖，比一切的强光更具有穿透力，能够洞悉一个裹着千里风沙的灵魂深处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所荣所辱、所叛逆所皈依。而且，它使时空骤然浓缩，像一张网，罩在我的头上。我感到自己成了一颗沙子，一颗被落日千百次照耀千百次揉搓又千百次渴求站立的沙子。

故里的后园，乡土与亲情流溢。黛青的远山，落日正洒出万道紫红的光芒。那一刻我很忧伤。无可名状的苍茫与失落，袭上我年轻的心头。一代代逝去的灵魂，一川川流尽的溪水，一片片飘落的红叶。我流泪了。珍视落日，就如同在读一部大书，天与地已浑然一体。人融于其中，宁静、忏悔、幽远、深邃。谁不曾在落日时陷入真实？谁又不面对落日感到无奈？我想起早年故去的祖父，想起现已苍老的父亲，一抬首，又在落日渐渐黯淡的光影里，看出了我自己。

大漠落日的悲壮，深深地嵌在我的生命里。一种临近本质的感动，使我无所适从。这一刻我不思不想，只虔诚地双掌合十，跪在鸣沙山上。天地间如同有一只巨掌，抚过我的头顶。冥冥中，我听见一声呼唤——随着它，我向落日奔去，奔向它千里无垠坦坦荡荡的辉煌。然而，遥远的沙山遮掩了它，暮色笼着我在沙地上踉跄奔走的身影。这成了一幅剪影。很多年后，我梦回鸣沙山，还依稀能听见这慷慨的马鸣。

落日田园，我独自走在乡间的田塍上。往昔岁月的流水，在我身边流过。面对行将消逝的日头，我能说些什么？孜孜于生的艰辛，谁仔细聆听过这晚钟？仔细揣摩过这落日？我曾向一位朋友述说在敦煌追寻落日的感叹，朋友却无动于衷。后来，我明白：一个人的世界，别人是难以进入的。这是可怕的隔膜，又是冷寂的启迪。洗却血迹，抹去泪水，在新的日

头升起之前，我们的一切难道就真的如此纯净了么？

我常常想见外婆的落日。那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我最后一次送外婆回家。路旁一株虬曲的树，在落日下愈加佝偻。外婆说：落日是抓不住的。我听着哭了。生的苦难死的无由，明白确凿地叩击着我的心。这是落日给我最初的启示，直到今天，我依然怀揣它。外婆的坟，已在夕照里沦入沧桑，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她对我曾经的慈爱与关切了。只有青草与无言的落日。我铭记着它们。

今天，当我坐在西山落日的余晖里，来纪念一次次涌动和沉落我生命的落日时，我到底又悟出了多少？在鸣沙山、在故园、在外婆路上，我到底被落日赋予和抉择了什么？世纪的日头也已将落。面对它，这一代抑或这一代的下一代，又将有哪些苦乐、哪些得失，还将付出哪些代价？这好像敦煌那一望无际的沙子，十年二十年甚至百年之后，它是否还在落日里一点点奋争，以求得昂然地站立？我问自己的心，它跃动在落日里，不言不语却一片辉煌。

漠原，生命的痕迹

很多年后，我这样想起它——

西山的黄昏，没有鸟声。独自登上山顶，沉沦的暮霭笼罩着山下的村庄，宁静地生存，恬淡的满足，在三两处灯光中隐隐约约地写划着。这些守着故土从生到死的灵魂啊——我猛然沉入悠远——白茫茫的沙漠，清晰地铺展在四周。

三千里的距离一瞬间缩短了，大悲大壮大苍凉同大柔大美大飘逸结合了。我夹在中间，比真实的更加渺小。

我把手伸出窗外，大漠落日的余晖镀它成古铜色。

经历坎坷翻覆抑或厮杀流血后的这片土地沉默了，所有的动荡都掩于沙下。即使有一两座颓倒的残碑，也只能被厚厚的沙石一年年磨去。

没有声音，才充满了声音。激烈地叩动耳鼓，一些生命，不仅仅是人，还有马，还有剑，还有水，都站起来。

一个很小的女孩子，站在沙漠的边缘。

这是一个叫做汉家寨的地方，一个没有水却生存了千年人类的地方。一切都是干燥的，石头、沙子、灰黄的屋舍，我听见无声之中心灵的抽泣。我真想叩开小女孩身后的门，问问这些劳苦的灵魂，为什么死守着这贫困的寨子？一抬首，临近地平线的沙山上，正走来一线驼队，单调的驼铃使大漠愈加寂寞。

抑或这是缘于根的牵系，缘于这个小女孩脸上坚强刚毅的伤痕。

一切都是圣洁的，包括死亡。

没有如水的弥留，赤裸而平静地溶入尘埃。我站在它的面前，所有的悲哀都消失了。一个漂泊多年的姓氏，一具被风沙千万遍抽打的躯体，连同宁静注视它的夕阳，一切都不容亵渎，神圣的思想，在黄沙之下潜行。

我为什么耿耿于西山那些明暗参半的墓冢呢？作为生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延续，谁能拒绝它？

坦荡荡一片黑夜之中，车灯像两把雪白的利剑直刺向黑暗。它虽然如此明亮，在这沙漠上却又异常孤独。如同这山，丘陵上突兀隆起。如同这树——怀揣一种决绝的信念，固守漠原亘古的荒凉。是呼唤还是远送？是沉沦还是挺拔？

而思想如同一把凿子，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沉默中开凿火花。这时，我们自己太卑弱了，我们自己的火花划过这漠上天空时，竟没有一丝痕迹。

若干年后，我该怎样告诉我的孩子呢？他将无法理解这些，无法理解我从漠原回到南方后，那种直视生命的勇气。他也不可能理解汉家寨那个很小的女孩子，在一代代人和一处处逐渐黯淡的生活背景上，我没有把握找出更进一步相通的道路。我只有在自己的心里，对往事中的自己述说。

星 空（选章）

一

我一直被星空的神秘和亲切所吸引，那种澄静而博大的光辉，照到我灵魂的深处来，使我看见我自己的光芒——一个漂泊的生命在很多时候是孤独和黯淡的——而这时候，在星空之下，痛苦的理性琥珀开始感觉到了舒展，感觉到了渐次完美的释放……

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应该是一个遗憾。

而这种经历本身又是深藏不露的，像古老的部落人所言：看见自身光芒的，那不是人，是神。

二

当金山在西部是一个很有名的山口，冷峻得像铁。哈萨克的草原却在这铁的旁边，生长出海子和花一样的帐篷。

我目睹了星空之下的死亡。

一切悄无声息。灯悬在草原的风中，慢慢向星空游去。酒和忧郁民歌，渗透到那个冰冷而挺直的骨髓上。一群人说：去吧。

然后便消失了。大草原被星空照得光明如昼，草的叶尖闪着清澈的露水。而我就站在这一群人之外，我知道我进入不了他们。

那个死去的人却还在，成为星空下被他们膜拜的神中的一个。

三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永远无法看清自己的背影。而星空看得见，无论是悲壮前行者，还是彳亍而去者，星空默记并镌刻他们于清朗。星空是最大的石头，过去年代的烟云已沉积进我们无法到达的深处。

相对于洪荒，相对于浩瀚长海，人类不过是一棵或一群草，或者一棵或一群树。

世纪末的夕阳隐去之后，星空便笼罩下去——

这样我有时便懂得了人自身的局面，在仰望星空时，我们的脚依然扎在大地之上。而从大地到星空的距离，决不是一代人所能企及的。

——它需要十代，百代，直至成千上万代。

四

《玛纳斯》是吉尔吉斯民族最伟大的英雄诗篇。那种穿透星光的歌唱，弥漫着阿肯们灵魂中最圣洁与最丰富的光芒。我永远觉得它像梦，一个民族在大地上的最后的梦。

而阿拜，那个哈萨克斯坦流动的歌手。从星空下的河流走来，携带着善良、忧郁与不屈。我看到：在1995年8月12日，哈萨克斯坦人为阿拜升起了1200座帐篷。

这是些神灵的花朵！

它同当金山口的那些花朵都来自于大地。它把大地众生辛劳耕作而收获的理性之光，奉送到无际的星空之下。

阿拜是不朽的。《玛纳斯》是不朽的。……这些不朽的神灵永远在我们的生活中引导我们。

五

这样我就想起了梵高——文森特·梵高。他用激情狂荡的向日葵攻打自己的星空。那星空旋转，在旋转与爆裂之中，凝聚成一块块冶炼苦难的陨石。

这是无路可走的攻打。

这是一个真正生命对自身星空的再造。

犹如一千多年前的那个楚国诗人，我坚信在他慷慨赴水的那一刻，他是看见了水中游动的星空的。那里有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天地真理，也有着令他在最孤寂的时候所咀嚼所依存所回味的女婴之光。

许多年前，当人类无法从自己脚下的大地寻求到真正的回答时，星空便成为缄默不言、深邃无比的智者，以至在上个世纪末，龚自珍仰天长啸，先行者的痛楚与无与伦比的深刻，使他成了上个世纪最后一个叩响晚钟莅临星空的人。